

歷史空間

白妞、黑妞與山東大鼓

戴永夏



山東大鼓。網上圖片

讀過名著《老殘遊記》的人，無不為白妞、黑妞的說唱藝術所傾倒。劉鶚透過獨特的藝術視角，用精彩的描寫和形象的比喻，極為生動傳神地刻畫出她倆演唱的情景。先是黑妞的出場已使人歎為觀止：「忽羯鼓一聲，歌喉遽發，字字清脆，聲聲宛轉，如新鶯出谷，乳燕歸巢。每句七字，每段數十句，或緩或急，忽高忽低；其中轉腔換調之處，百變不窮，覺一切歌曲腔調皆出其下，以為觀止矣。」繼而白妞的演唱更令人拍案叫絕：「啟朱唇，髮皓齒，唱了幾句書兒。聲音初不甚大，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：五臟六腑裡，像熨斗熨過，無一處不伏貼；三萬六千個毛孔，像吃了人參果，無一個毛孔不暢快。唱了十數句後，漸漸的越唱越高，忽然拔了一個尖兒，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，不禁暗暗叫絕……」劉鶚的描述，將白妞、黑妞的高超演技刻畫得淋漓盡致，真可謂千古絕唱。

新調，即梨花大鼓的南口派梨花調。光緒初年，白妞和黑妞一起到濟南大明湖南岸明湖居說唱梨花大鼓。她大膽吸收皮黃、梆子、昆曲及臨清小曲和眾多藝人的新腔新調，改編新詞，豐富、改造了原來的曲調，使原犁鏵大鼓的行腔曲調呈現出了新的韻味；唱起來字字清脆，聲聲婉轉，因而吸引了各階層的聽眾，聲動齊魯。清末鼓詞作家賈島西在《舊學庵筆記》中寫道：「光緒初年，歷城有黑妞、白妞姊妹能唱賈島西鼓詞兒。管奏技於明湖居，傾動一時，有紅妝柳敬亭之目。」並加按語云：「白妞又名小玉，《老殘遊記》摹寫其歌時之狀態，亦可謂曲盡其妙。然亦只能傳其可傳者耳。其遠韻，弦外有音，雖師曠未必能聆而察之，腐迂未必能寫而著之也。」

有關黑妞的資料，流傳下來的較少。光緒初年湖北、江蘇巡撫和兩江、直隸總督的端方，在題賈島西所繪《明湖秋泛圖》中有這樣兩句詩：「黑妞已死白妞嫁，腸斷揚州杜牧之」。從中可知，黑妞過早地死去，白妞也過早地嫁人了。她們的藝術生命，都過早地枯萎凋落。

白妞、黑妞的演唱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，固然有賴於她們的高超演技，但與她們演唱的曲種也有很大關係。她們演唱的山東大鼓（即梨花大鼓），在藝壇就頗具影響。

山東大鼓是我國北方現存最早的民間曲藝。它最初是農民在農閒時敲犁鏵碎片演唱的秧歌調，故稱「犁鏵大鼓」（劉鶚在《老殘遊記》中又把它稱作「梨花大鼓」）。後來逐漸發展成為有板式變化的成套唱腔，再後來出現了流動的民間藝人，到各地演唱，並形成了孫、趙兩大門戶，流傳日益廣泛。

山東大鼓相傳形成於明朝末年。自清嘉慶年間開始，山東大鼓在冀、魯兩省南起聊城、臨清，北至德州、滄州的大運河南岸廣泛傳播，並形成了五個支派，其中主要的為南口派、老北口派和小北口派三大支派。清末山東大鼓進入濟南後，其影響進一步擴大。尤其白妞、黑妞的精妙演

唱，使這一藝術奇葩風靡省城，從而更加促進了它的發展。清末民初成立於濟南的山東大鼓班社就有杜大桂的杜家班，李泰祥、李大玉的李家班，李金彪、孫大玉的又一李家班，姬興居、上半截（姬興居之妻）的姬家班等。而一批享有盛名的女藝人應運而生，其代表人物除名噪一時的白妞、黑妞外，還有郭大妮、上半截、下半截、蓋山東、白菜心等。20世紀30年代又湧現出蜚聲曲壇的「四大玉」（即謝大玉、李大玉、趙大玉、孫大玉）。之後，杜大桂、姬素英、鹿巧玲等也相繼而起，影響也頗大。謝大玉、李大玉、趙大玉、彼艷芳等還在上海灌製了山東大鼓唱片，發行全國各地，這使山東大鼓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全國影響的大曲種，進入了它發展史上的鼎盛時期。解放後，為了突出地方特色，梨花大鼓更名為山東大鼓，流傳地區也超出了山東城鄉，直至南京、上海、洛陽、重慶、北京、天津、東北各地，真可謂傳唱全國，盛極一時。

山東大鼓的演唱形式多為單人站唱，二三人伴奏；也有的是二人對唱。主要伴奏樂器為矮腳小鼓、大三弦和月牙板（即梨花片）。它的風格樸實，曲調高昂，說、唱、道、白兼備，敘事、抒情交融，富有濃郁的鄉土氣息，在民間很受歡迎，因而流傳下來的書目也較多，其中中、長篇有《三全鎮》、《金鎖鎮》、《大破孟州》、《大送嫁》、《包公案》、《海公案》、《西廂記》等數十部；短篇段兒多取材於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等歷史小說，有《華容道》、《東嶺關》、《長阪坡》、《李逵奪魚》、《燕青打擂》、《黛玉葬花》、《寶玉探病》等上百段。另外還有一些根據戲曲故事、民間傳說、現實生活等編寫的唱段，共計二百餘段。

山東大鼓歷史悠久，音樂唱腔獨特，節目蘊藏豐富，地方色彩濃郁。它除自身不斷豐富發展外，還直接促進了山東快書的形成，並對「喬派」河南墜子和西河大鼓等民間曲藝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，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。然而「文革」以後，遭受重創的山東大鼓漸趨衰落。直到近些年來，在政府的大力倡導和扶持下，它才重新煥發了青春，一些失傳多年的傳統書目又得以恢復演出。2002年8月，濟南市曲藝團應香港特區政府的邀請，參加了「中國戲曲曲藝節」演出活動，期間青年演員劉娟、趙倩演唱了山東大鼓《戰馬超》、《大西廂》和《草船借箭》三個段子，頗受歡迎。從此失傳30多年的山東大鼓重又登上了舞台。2006年5月，山東大鼓又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這使山東大鼓的發展，有了更加輝煌的前景！

生活點滴

蘆葦和蘆哨

吳翼民

江南多水，就多蘆葦。蘆葦是水裡的竹子，卻比竹子多變化的色彩，逢春而蘆葦發，春深而蘆葦茂，在河灘湖畔到處是它們的蹤影，密密匝匝的一片青翠，河與湖恁地就有了無限生機，湖如同鑲了翡翠邊沿一般，風一吹，蘆葦變斜，宛若荷戟戰士的方陣；經了一個夏季的蓬勃，蘆葦漸漸的老了，等到秋風起，露清而霜白，蘆葦適時抽出了輕霧般灰白的蘆花，秋風中的水邊高低都是，遙望之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如同春風中青翠翠的一片代表了春色一樣，那也是典型的秋色啊。京劇《沙家浜》名段「朝霞映在陽澄湖上，蘆花放，稻穀香，岸柳成行」的唱詞是抓住了江南水鄉秋景特點的。

較之盛夏和秋季的蘆葦，暮春和初夏的蘆葦是最可人的，桿壯葉肥，色彩鮮艷，並且還有宜人的清香，滬劇《蘆蕩火種》裡新四軍傷病員把蘆蕩稱之謂「蘆葦療養院」是革命的樂觀主義，但暮春和初夏的蘆葦確是很迷人的，蕩一葉小舟，穿行於蘆蕩之中，端的是漫無邊際的青紗帳啊，風吹蘆叢「沙沙」的響着，一陣陣清香繚繞不去，是難得的享受。這時節，江南水鄉的農民就有了一項副業——打蘆葦。

端午裹粽子，最好的粽葉是蘆葦。我吃過竹筴、荷筴甚或別的植物葉子包的粽子，都不若蘆葦包的粽子清香，蘆葦包的粽子在烹煮的時候可以形容為「一家煮粽，滿巷飄香」，最好裹純粹的白米粽，雪白糯米本來就香，再透入蘆葦的清香，那一股香味可以主宰了整個季節呢。江南人家都要充分享用這股異香，便在煮粽子的鍋裡放上幾隻鮮蛋和鹹蛋，蘆葦加糯米的異香可以透入蛋的黃白，這蛋實在誘人哩。這時節，婦人們會巧手編起一隻隻絲線蛋網，網着粽子水煮的蛋，掛在孩子們的胸前，端午的氣氛就濃郁極啦。

這季節，大人們喜歡蘆葦，孩子們更喜歡

蘆葦，孩子們紛紛製作了蘆哨。城裡鄉下一片「吡吡」的蘆哨聲，同樣是江南暮春端午時節的一大景致。

暮春和初夏除了蘆葦可以吹哨子外，還有一種名喚蕎蕎子的野生豆科植物也可製哨來吹。那玩意兒在麥田裡到處都有，製作也方便，不過傳說孩子吹了蕎蕎哨會早發育的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如果多吹了蕎蕎哨，胸脯會轟地湧動青春的波浪，那是最讓人害臊的事啊。那時我們對「發育」兩字非常敏感和害怕，進入小學高年級和初中後常常以「發育」兩字攻擊別人，女同學對「發育」兩字更忌諱害羞。因此同學們絕不吹蕎蕎哨，都到鄉外的水邊割蘆葦製蘆哨來吹。

少年時代的我，年年此時都會去就近的湖泊折蘆葦製蘆哨的。蘆哨的製作很簡單，截一段無節的蘆管，一頭斜截，在斜截面的下端切一縫隙，取一小片蘆葉嵌入即成，吹時蘆葉振動便發出了聲音。那時我們又進一步在蘆管上開數個小洞，這蘆哨就成了一支蘆簫或蘆笛，居然能吹出簡單的音階，只是吹不出動聽的曲子而已。數年前，我去桂林的蘆笛岩遊覽，那裡的兒童都兜售蘆笛，一紮十支小蘆笛，只售一元錢。尋思他們採摘製作的工夫也遠遠超出這貨值呢，況且就在蘆笛岩風景區，吹蘆笛而遊蘆笛岩，是多好的意境啊！

製作蘆哨算是我們少年時代的創造吧，在山上下鄉的歲月裡也曾製作過蘆哨，再後來就絕了緣，也不是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減了童趣的原因，只為如今的蘆葦遠沒有從前多了，水質不如從前，蘆葦就減少，連太湖邊也稀少了，有幾次走在太湖岸上，很想一試身手，製個蘆哨給孩子吹吹，但想到太湖日趨「斑禿」，青春已經不再，嬌容已然失色，便手下留情了。

迷人的蘆葦。網上圖片



圖解：美國政府應馬上停止非法監控，向香港市民道歉！

畫中有話

圖、文：張小板

詞話詩說

梁偉詩

主旋律

林若寧曾謂，填詞人是一份很「有型」的工作，如此私密如此個人的思想感情，竟然可以覆蓋多如恒河沙數的受眾。其實，流行歌詞分析員，或者也是一份很「有型」的差事——解籤。因為我在細讀的「香港粵語流行歌詞」，既是一連串的腹語密碼謎團，也是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文字遊戲和秘密花園。2005年，周耀輝「一詞兩寫」的《南方舞廳》（粵語）《北地胭脂》（國語），借來自南北兩地的戀人「相愛很難」，來談南北兩地的文化差異，乃至雙方的互不了解和互相懷疑。

有說世上最遠的距離，是「我站在你面前，我愛你，而你不知道」。愛很難，相愛也很難，各有各寄望實在不知怎麼辦。2013年，陳詠謙與黃霑「隔空跨刀」的《同舟之情》（張學友、陳奕迅合唱）發表的同一季度，在「家是香港」的主旋律中，小克寫詞的《主旋律》異軍突起，同樣以情歌作包裝，談情人之間的磨合。然而，不管戀愛、革命還是宗教，皆是「個體投向群體」的後天建構。赤裸裸地，《主旋律》一開首便隱喻着群已關係的艱難——

「旋律牽引着弦樂，情感，總有深淺厚薄，誰於五線譜雕刻上承諾，誰於拍子機製出假快樂。在最重要的一句哭，大時代的小插曲，記錄太多筆跡，十年廿載相識，音符內摸索。舊日你有你進步我有我進步，愛若是藍圖，永不用設起圈套。你要我讓步我要你讓步，旋律與音階粉飾了憤怒。你有你道路，我有我道路。愛若是徒勞，再不用記起苦惱，你每個迴號，我每個問號，旋律此刻仔細誘導。動人樂譜，為求定好，相愛的新去路。」

有論者談《主旋律》時，強調主旋律意即歌曲最常重複的一音樂部分，以營造和奠定音樂上最鮮明的風格。而「主旋律」也是一個常用的日常詞組，主要指向社會的主流價值和路線走向。《主旋律》既是談群已關係，便乾脆把愛情故事從五線譜說起。五線譜是一首樂章的音階軌跡藍圖走向，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，可是音樂是感情的展現，是否可以輕易被計劃規限呢。如果要隨便

豆棚閒話

王焱

喇叭褲

小城流行喇叭褲，應該是1981年前後的事情。這種褲子的特點是，低腰短褲，緊裹臀部；褲腿上下寬，從膝蓋以下逐漸張開，褲口的尺寸明顯大於膝蓋的尺寸，形成喇叭狀。故名「喇叭褲」。

我家老宅在小城的張牌坊街上，這條街與過去的北縣衙比鄰，是為老輩人口耳相傳的「風水寶地」。不知什麼時候，老街的拐角處新開了一家小賣鋪，主人是一位二十來歲的男青年，留着大包頭，上身穿「港衫」，下身穿幾乎看不見腳的喇叭褲，店裡還擺放着一台手提式四喇叭的收錄機，經常播放一些當時流行的諸如鄧麗君、劉文正等人的「靡靡之音」。男青年的做派與老街的氛圍形成很大的反差，算得上是彼時引領小城時尚的經典造型。

在老街上生活的多是一些老門舊家，這些家庭的人們習慣穿灰撲撲的衣服，習慣過波瀾不興的日子，對於在自己這塊「風水寶地」上突然出現的這位另類角色，他們總是呈現出一種看不慣、憤憤然的樣子。他們在背後叫他「業餘華僑」——華僑，是他們當時所能夠想像得到的、頂級的時尚標準，而在華僑前面冠以「業餘」二字，當然就屬於冒牌

華僑，其中不乏揶揄調笑、熱嘲冷諷的意思。但「業餘華僑」本人卻似乎並不管那一套，照樣留他的大包頭，照樣穿他的喇叭褲，有時還提着他的那台四喇叭的收錄機，播放着流行歌曲招搖過市，甚至連門市也是說開就開，說關就關的，完全是一副不理不睬、我行我素的派頭。

說實話，「業餘華僑」的鋪子雖然離我家很近，但是我卻經常多跑幾步，去別的鋪子買東西。我對「業餘華僑」的個人生活抱有一種很複雜的感覺，既覺得新奇、神秘，內心深處卻又有着那麼一點點的羨慕和崇拜。

為配合「嚴打」，小城裡掀起過一次剪髮頭、剪喇叭褲的活動。男人的大包頭，女人的「大波浪」，時尚男女的共同裝備喇叭褲，都屬於被剪之列。那時我們經常去街頭看熱鬧，但見由幾個單位聯合組成的「糾察隊」，分別據守在小城內的各個交通要道上，他們每人配備一把剪刀，看見時尚男女經過，拉過來不由分說地先剪頭髮，再剪褲子，然後教育一番，放人。你還別說，經過這麼一折腾，大包頭、「大波浪」、喇叭褲真的就不見了蹤影，小城裡一時間又恢復了那種色彩單一的灰撲撲的感覺。

不過，好像時隔不久，大包頭、「大波浪」、喇叭褲就開始捲土重來。而且，這次來勢洶洶，基本上沒有剪的餘地——滿大街都是大包頭、「大波浪」、喇叭褲，你剪誰？怎麼剪？更為關鍵的是，大家已經習以為常，不再大驚小怪了。

喇叭褲在上世紀80年代流行。網上圖片

